

寒梅

華漢著



寒 梅

華 漢 著

上海平凡書局出版

—

只消暗影收拾了每天的黃昏，H埠W馬路一帶明耀的燈光，便要在人們的眼前，閃動着誘人的魅力。

那晶瑩明亮的光波，再襯着跳動的淺紅嫩綠的顏色，遠遠的看來，儼如在茫茫一片蒼空之下有一叢火樹焚天，就是近而視人，也彷彿置身在輝煌燦爛的迷宮裏一樣。

由馬路兩旁的跳舞場裏飄蕩出來的樂聲，更是那樣的迷人啊！那樂聲顫動着那諧和的音浪，流散在柔媚的晚風中，敲打在人們的心尖上，任你就是心如稿木死灰的白癡，你的心兒裏也要感到幾分怪酸磨

的陶醉。

在這樂聲光影的氛圍中，那閃現在馬路兩旁的俄羅斯女人的嫵娜的細腰，那法蘭西女人的裸露圓潤的長臂，那東洋女人的富於彈性的肥大的臀部，混和着我們那國產的奇形媚態的妖影，一閃一動的在那裏煊染出一片迷人的風光，彷彿活辣辣的，就要將每個插足其間的男性的靈魂攝取起去。

正是重陽過後的一天晚上，沿着馬路的左方，有一對男女的身影，一閃便溜到一家咖啡館的門前去了。

咖啡館門前耀眼的玻光投射到女的身上來，她彷彿挨近了魔宮的門邊一般，心裏打了一個寒噤，畏怯怯的不敢拔起腳來再向前大踏一步。

——大胆的走進去吧！爲什麼來了又怕呢？

——誰怕？

女的受不了男的那帶着幾分嘲笑的眼光威脅，挺着身兒一步便跨進咖啡館的門裏去了。

兩個裝飾得十分妖豔的倩影一閃便溜到女的的面前，四隻驚疑的目光很鋒銳的投射到她的頭腳上，她的心頭突然起了一陣劇跳，目光掉轉去望着她身後的男的，表現出幾分不大方的模樣出來。

——啊，林先生！今晚爲什麼來得這樣遲呀？

——還遲嗎？你看你們的客都還沒有好幾個呀！還算遲嗎？

兩個妖影擺動她們那水蛇般的腰肢，媚笑堆滿了雙腮，一閃又撲到男的身前，笑談了兩句，便把她和他招待到兩張對排的靠背椅上坐下去了。

——林先生！吃什麼？咖啡？可可？牛奶茶？或者還是來兩杯你往次愛喝的白蘭地？

瘦麗的一個跑去招待旁的來客去了，佔在^她他面前的是一個面頰豐腴頗能動人肉感的女侍，她一面溜轉她流星般的浪波，在他和她的身上打量，一面又像佔立不穩似的，搖抖着她的腳尖，半媚半笑的向男的發問。

——今晚不喝白蘭地了。夢雲！你想……

男的才想問問女的喜歡吃什麼，但他的話還沒有說出來，那搖抖着腳尖的女侍，便一句話搶過去了。

——林先生！今晚上爲什麼不喝白蘭地了呢？你說！你說！

這女侍更放肆了，她徧着頭用桌上的菜單在男的手上輕輕的敲擊。

——不愛喝就不愛喝，你問來幹嗎？

——前幾天晚上，一杯又一杯的喝，爲什麼今晚上一點兒都不喝了，什麼道理？你說！你說！

他和她一跨進門來後，這女侍便放了一隻溜動的眼睛在夢雲的身上，這時候那緊釘着的目光，更由驚疑的表情轉變成憨然的嘲謔，這竟把年青的夢雲窘着了。

——這有什麼道理不道理啦！

——恐怕有點點兒道理吧，林先生！

她那嘲諷的目光更把夢雲逼視着，頭兒一偏一擺的點了幾點，唇邊上露出了一痕輕薄的微笑。

——什麼道理不道理！阿汪！別胡鬧！

——好！林先生，那末你們究竟吃什麼呢？白蘭地？可可？啊啊，說錯了，咖啡，牛奶！……

——夢雲！你喜歡吃什麼？

——隨便吧！

這妖冶淘氣的女侍的目光，已經緊逼得她受不了了，她還有什麼心來選揀吃的呢。

——哈哈，就吃一個隨便吧！阿麗！給林先生拿兩杯隨便來，記着呀！兩杯隨便！哈哈。

就像有一大塊玻璃坍塌了似的，一陣尖脆的縫謔聲，從女侍阿汪的喉裏高叫出來，把滿堂的人都惹笑了。她，這妖冶淘氣的女侍，腰都笑彎了，待她仰起頭來後，連她胸部上微凸出來的乳房，在粉霞的薄綢衣遮掩之下，也都笑得微微的顫動起來。

這未免太使年青面薄的夢雲難堪了吧，她雖然

竭力的鎮定她正在劇跳的心，想努力調節她面部的表情，然而她失敗了：她的腮邊泛起了一陣微紅的霞彩。

——規矩點，阿汪！

林懷秋也覺有些赧然，連忙叱責了這妖冶的女侍一句。

——是。規矩點就規矩點，但林先生和林……
(她連忙改了口)這位士女究竟要吃什麼？

阿汪雖然想努力收拾了她的笑謔，但她的唇邊仍然遮掩不了那微笑的痕跡。

——兩杯咖啡！

——不要白蘭地了？

——還要多嘴嗎？

這時阿汪才收了釘視夢雲的眼波，搖擺如柳枝一般的走開了，不一會兩杯咖啡送來，她的眼光依然又注視着夢雲，退去後，她又還很開心的向着林眨了一眨眼睛，好像知道他們間的關係似的，點點頭兒又

嫣然的一笑。

夢雲的心裏，這時才輕鬆了一頭，但她還在不住的驚疑：爲什麼咖啡店裏的侍女竟會下流放蕩到這步田地呢？

——你怕有些失悔到這樣的地方來吧？夢雲！

林懷秋含笑的望着沉默不言的夢雲，想起阿汪適才的舉動，心裏似乎頗有幾分歉意。

——我爲什麼要失悔呢？難道還是你強迫我來的嗎？

夢雲呷了一口咖啡，很嫵媚的笑了一笑。

——啊啊，我還忘了，你是到這兒來探險的社會學家呀！

——不錯，我是來探險的，你呢？

——我嗎？那却很難說，也許是來入地獄吧！

——不！這兒到好像是天堂，你也許是到天堂裏來實習的。

——也許是吧，不過，我的心境總覺有些無可奈

何啊！

——爲什麼呢？實習家！

好奇心把活潑的夢雲牽引到這樣的地方來，她本來有些心怯，然而待她鎮攝着她少女應有的羞澀的心情以後，她的談鋒却縱橫起來了，她的姿態也表現得十分的自然十分的活潑。

——請你別要問我爲什麼吧！你知道我是一個無可奈何的實習家就得了。

一瞥淒然的目光在苦笑中投到夢雲的身上來，她看見懷秋的頭不自然的俯在杯邊去了，她也就在沉默中微微的笑了一笑，不好多說旁的話了。

在沉默中，夢雲的目光移轉到這閃動着神祕的光輝的四壁去了。這咖啡館是間很寬大的長方形的平屋，屋內雖然沒有假山假石點綴其間，可以頻添幾分清幽，然而就是那高高的幾鉢龍爪菊微漾出來的幽香，已經都很能沁人心脾了。彈簧椅上瘦小的燈柱襯着藍壁上玲瓏的彩色光絲，把四圍渲染得那樣

的朦朧，在這朦朧的神祕光影中閃動着的，飄拂着的又偏偏是那些迷人的妖影，醉人的粉香，這，怎會不令那些孤獨的男性們，始醉如狂的迷醉在其中呢！夢雲一面在不住的贊賞，一面她的眼波仍在不停的向四圍瞬視，忽的，一幅活生生的豔畫映射進她眸子中來，她大大的嚇了一跳，她看得明白，就在他們的斜對角的靠椅裏，那一隻穿着肉色襪的女人的脚，竟打橫的不住的在一個青年男子的懷裏亂揉亂搓，不一會竟很大聲的蕩笑起來了。夢雲的心裏好像含了一塊冰似的冷了一下，趕快把頭掉轉去望着壁上。

——你還想玩一陣不呢？夢雲！

在沉默中喝咖啡的懷秋，心裏也有些明白了，他說了一句來打破他們二人間的沉默。

——再坐一下吧。

——越坐你會越不高興呢！

——不會的。

——不會的！回頭來的人越多，那侍女們的妖模妖樣越會使你見着討厭啦！

——我就是特地來看她們的妖模妖樣的呀！我就走了你豈不笑我嗎？

——誰笑你呢！這樣的地方原不適於你們女子久住。

——不錯，只適宜於你們男子久住！

——得了吧，探險家！你的鬼話少說點好了，我們到外面散步去吧。

——啊啊，可見你這位老練的實習家還沒有我耐久啊！

活潑的夢雲裝出很大方很不在乎的樣子很天真的笑了起來，她才想立起身來走，突然她的身後傳來了一陣清脆的女人的鞋聲，一陣濃烈的粉香撲過她的鼻端，一個妖豔的女人站在他們的面前來了，不，一閃身便坐在懷秋的身邊來了！

——哈啦，林先生，為什麼一個人跑在這裏來坐

起呀！

又是一塊玻璃碎了似的，把夢雲的耳鼓都震碎了，夢雲很驚異的注視着這豔影，她穿的是一襲翠色的薄綢西裝，白嫩的圓臂裸露了出來，苗條的身影襯着半裸的酥胸，就不消看她那對迷人的妖眼，也都頗有幾分動人的姿色。她彷彿沒有瞥見夢雲似的，腰肢一扭便和懷秋貼得緊緊的，把今晚上不敢放肆了的懷秋都逼來有些飄飄然了。她那由腿股間散射出來的溫熱一傳刺進懷秋的心中，假如沒有夢雲在前，他真想要擁抱着她跳舞起來了。然而懷秋心裏却很歉歉，而她的眼波斜視着對面，頓時也就有些恍然，但她似乎並不覺得自己的唐突，還不待懷秋開口她已經佔起來了。

——啊，對不住得很呀！林先生！今晚上舞場裏來嗎不來？

——大概今晚不來吧。阿娟！你到這裏來幹什麼呀？

——我嗎？我來玩呀！啊，林先生，再會吧，我希望你今晚也不要缺席才好呀！回頭見，回頭見。

她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已經如風柳般的搖到門邊去了。但是懷秋的腦裏，好像還深深的印着那星眼裏閃出來的臨去一瞥，那令人迷醉的一瞥。

——這又是什麼人呀？實習家！

夢雲依然裝出很自然的樣子，冷然的望着懷秋一笑。

——對面跳舞場裏的一個舞女，她的名字叫巧娟。

——那你一定很熟？

——碰過幾次面吧了。

——你真不愧是一個實習家呀！這兒的歌樓舞館大半都被你實習熟了吧？哈哈，好成績！

——啊啊，你看你的冷言冷語又來了。

懷秋覺得她的心裏像有蟲在嚙他，這蟲似乎是從夢雲那冷然的眼波裏送過來的，他深深的感到這

活潑伶俐的女孩子的深沉了。

——怎樣說是冷言冷語呢？

她口裏雖然在否認，但是，冷笑的深痕，依然掛在她的眼角脣邊上在。

——不是冷言冷語就算了呀，你似乎還要在這兒探險嗎？

——那末就走吧。

他們付了款，微笑着走出咖啡館來了，但那室內的侍女們，却指着他們的後影咕哩咕嚕的瞎說起來，那妖冶淘氣的阿汪，竟然連說帶笑的跑到門邊去目送了他們一程呢！

二

由W馬路的盡頭處拆向左邊是一條冷靜清幽的長街，夢雲走到這樣的地方，就如揭去了一層九十斤重的面網一般，又輕鬆，又自如，這時候才把她的本來面目顯露出來了。懷秋呢，這神經質的青年，雖然心裏也覺爽快得多，然而，他覺得他的身上却新添了一種輕柔的桎梏，他仰起頭去望着蒼空，很深長的嘆了一口悶氣。

他和她認識還是四年前，他們都是在H埠上游W城的W大學裏的先後同學，兩年半前W城裏大大的起了一次政變，懷秋在那裏立不住腳便跑到下游的H埠來，不久，夢雲也轉學到H埠的B大學來了。